

你们听到过最恐怖的故事有哪些？

日本有一个真实的案子，一对看上去再老实不过的夫妻，却在两年内诱骗了 12 人，将他们囚禁在一间公寓，使其互相残杀，最终将这些尸体用菜刀、锯条肢解后，再用搅拌机捣碎投入大海。

这是震惊日本的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，唯一幸存者服部恭子在 2002 年逃出这间魔窑后，这桩案件才付出水面。

让我们从那场惊心动魄的少女出逃说起——

2002 年 1 月 30 日凌晨 4 点，冬日的一个清冽的凌晨，70 岁的服部荣藏和老伴服部寿子一起早早地起了床，两个人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门铃的响起。

荣藏和寿子是一对老夫老妻，居住在北九州市门司区的一处宅院里。他们有一儿一女，儿子服部清志 40 岁，几年前跟妻子离婚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，女儿服部雅子，最近因为丈夫出轨而刚刚离婚，也一个人住在北九州市内。对于这样一对老夫妇而言，在冬日的凌晨早早起床，肯定是有着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

事情的缘由是，就在前一天晚上，荣藏夫妇收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跟着儿子清志住的孙女，服部恭子打来的。与平时打电话来

问候的恭子不同，那天电话里的恭子听起来相当紧张，而且只敢用很小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奶奶说：

「现在叔叔在洗澡，我偷偷打电话给你。明早五点我过去，别锁门。」

说完就匆匆挂上了电话。

接电话的奶奶也搞不清恭子在电话中所指的「叔叔」是什么人，但是凭直觉她感觉事情不妙，于是从一早起，荣藏和寿子两个人就紧张地守在家里，等着孙女恭子的到来。

清晨 5 点整，门铃响起，恭子也顾不得等爷爷前来开门，便迅速打开大门跑了进来，立刻转身把大门锁好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——不用说，她是一路狂奔过来的。荣藏和寿子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而恭子抬头看见奶奶的面容，便立刻开始嚎啕大哭起来，整个人支撑不住，跪倒在地上。

之后几天，恭子就睡在了奶奶早就为她准备好的卧房里。除了吃饭和洗澡、上厕所，她整天躲在屋里，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睡觉。看到孙女的样子，老两口不用说也能感觉到事态有些不对。趁着恭子吃饭的时候，奶奶悄悄问她出了什么事，而恭子无论当时心情如何，只要听到奶奶问起这个事儿，便立刻紧闭嘴唇，一言不发。

另外一个让荣藏夫妇担心的事情，就是恭子在洗澡前换衣服时，奶奶无意间瞥见恭子的身上到处都是淤青。因为恭子跟父亲清志一起居住，所以奶奶自然想到了这些淤青是清志殴打恭

子的结果。于是奶奶换了个方式，问恭子「**最近你爸爸怎么样啊？**」

1990 年，清志和前妻离婚之后独自带着恭子生活。清志的职业是一名房地产中介，这个职业在日本泡沫时期十分吃香，清志也因此攒下了一大笔钱。1994，清志带着恭子搬进了公司的宿舍，而且与自己的父母荣藏夫妇也减少了来往。奶奶向恭子问起清志，是因为她已经有六七年没见过他了。

听到奶奶提起父亲的名字，恭子先是犹豫了一下，但之后还是小声说道：

「爸爸最近经常去国外出差，所以也不怎么见得到他。」

作为一名房地产中介，清志频繁去国外出差是几乎不可能的。但奶奶也没有就此生疑，反而是爷爷，得知自己的宝贝孙女被打得满身伤痕，自然怒不可遏。他对恭子说：「清志这小子简直太不像话了！竟然敢打你！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要好好教训他！」

而恭子只是说：「爸爸每天都飞来飞去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联系不上。」

荣藏夫妻两人跟恭子继续问到清志的近况，然而恭子就此陷入沉默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夫妻两人只得带着满腹疑团，继续照顾着恭子。

这期间，恭子拜托爷爷荣藏，用他自己的身份为恭子开办银行账户，并且开始申请国民健康保险——日本的社会制度里不存在「身份证」，所以大多数需要身份证明文件的时候，都会要求你出示健康保险证。

一周之后的一个晚上，一名不速之客敲响了荣藏家的房门。

来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荣藏的大女儿，清志的姐姐雅子。看到姑姑雅子的身影，恭子不单没有高兴地迎上去，反而惊恐地瘫倒在地上，随后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自己的屋子。荣藏夫妇正在奇怪于孙女的异常举动的时候，雅子先开口了：

「爸爸，恭子回家了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」

随后雅子掏出手机，拨通电话后对电话的那一边说：

「我在外公家呢，晚点儿再回去。乖，你先睡吧。」

听口气，似乎是在给她的儿子打电话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这通电话打给的，是一直蹲守在荣藏家外的一名男子。电话中的「晚点儿再回去」是两人商量好的暗号，意思是「恭子在这里」。果然，不多时，门铃再次响起。门外站着的，是一名穿着西装，带着眼镜的斯斯文文的青年。

「您好，我叫宫崎，是雅子的男朋友。突然来访十分冒昧，请问能让我进去说话吗？」

荣藏赶快把宫崎让进屋，带到了客厅。雅子和宫崎肩并肩坐下，荣藏坐在了他们对面，奶奶寿子去泡茶。

「我今天来，是想跟您正式见上一面，谈谈我跟雅子的婚事的。」宫崎恭恭敬敬地说道。

荣藏显然被这突然的访客吓了一跳，但看对方眉清目秀，而且举止文雅谈吐稳重，于是对宫崎也慢慢放下了戒心。

据宫崎介绍，他和雅子的相识，是通过清志介绍的。

（特别提示：以下内容并非完全的客观事实，全部基于宫崎的自我介绍，以及他人对宫崎的了解）

宫崎是一名电脑工程师，在清志手下工作，帮助他设计彩票中奖预测软件。清志几年前辞去了房地产中介的工作之后，自己准备创业，而宫崎就是那一时间与清志认识的，而且两人志同道合，于是便联手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。

因为创业后的清志工作非常忙，经常要往来于海外和日本之间，于是在他的提议之下，照顾女儿恭子的事情便被委托给了宫崎负责：直到 18 岁前，恭子的一切日常生活和活动都由宫崎来负责打理，清志按月支付给宫崎生活费。

因为欣赏宫崎的为人，于是清志也把姐姐雅子介绍给了宫崎。宫崎虽然长相潇洒，但据他所称，自己完全不知道如何与女孩交往。尽管因为业务应酬，宫崎不得不带着客户，一起去一些声色犬马之所，但每当陪酒小姐围上来，宫崎总是充满了反感地把她们冷落在一边。但另一方面，宫崎对雅子却似乎是一见钟情，经常时不时地给她打电话谈天。

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宫崎主动约雅子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。然而，他还会时不时地打个电话给雅子，向她诉说自己的工作有多忙：

「好久不见啦！我现在在筑波大学的讲堂里，给 2000 多名大学生讲课呢。」

「最近还好吗？昨天刚刚飞到美国来，NASA 这边火箭制造出了问题，叫我来给他们做指导。」

「刚刚在日本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里，因为要设计全日本的电子银行系统。」

「你猜我在哪儿？我在海面下一万米深的潜水艇里呢！」之后听筒里传来了咚咚的敲击声。

.....

因为这些时有时无的电话，雅子也从心里认为宫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青年才俊。之前一直被离婚手续烦恼得不行的雅子，刚刚彻底完成了离婚手续，便接到了宫崎的求婚：

「雅子小姐，请您嫁给我吧！我们一起来照顾恭子，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我一定会让您幸福的！」

雅子受宠若惊，没多想就答应了宫崎的求婚。自此之后，她不但常常与宫崎出双入对，更是拿出了自己的多年积蓄，为宫崎解决了很多次公司资金周转的「燃眉之急」。

就在恭子从宫崎的家中逃走的第七天，宫崎一脸凝重地找到了雅子，对她说：

「恭子偷了公司保险柜里的一笔钱消失了，我怀疑她跑到了你父母家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？因为事关重大，公司被盗是必须要去警察局报案的，我怕警察的搜查对恭子今后的人生不利，最好还是先当作家务事处理吧。」

雅子尽管喜欢宫崎，但还是怕这样一来，宫崎会打骂自己的侄女恭子，所以有些犹豫。宫崎见雅子迟迟不肯打电话，于是接着说：

「如果这事让恭子的父亲知道了，他肯定会狠狠打骂恭子的。而且警察一旦介入调查，也会把她带走审讯。她太小了，受不了这些的，所以咱们这是在帮助她，请你一定不要心慈手软！」

雅子左右为难，但看着自己心爱的宫崎急切的样子，雅子最终同意帮助宫崎来寻找恭子的下落。于是这就出现了我们上面看到的一幕，雅子来到了自己的父母家，在确认了恭子确实藏身于此之后，她拨通了宫崎的电话。

宫崎对着雅子的父母，也同样介绍了自己的身份。他文质彬彬的外表，以及跟清志、雅子的关系，马上就让荣藏夫妇对他建立起了信任感。宫崎也趁热打铁，开始在雅子的父母面前，谈论起他准备举办的盛大的婚礼，以及给雅子买钻石戒指的打算等等。荣藏和寿子看到离婚的女儿还能碰到这样热情的好男人，不由得从心里高兴起来。

就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，恭子从楼上走下来，看到了宫崎。她一只手指着宫崎，双腿发颤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，马上转身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而宫崎也不急于追赶恭子，而是突然严肃地对荣藏说到：

「恭子来到您这里之后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」

荣藏便将恭子借用身份办理银行账户的事情跟宫崎说了。宫崎皱紧了眉头，用冷静的语调对荣藏夫妇说：

「恭子最近交了一些不良少年的朋友，那些人怂恿恭子做了一些坏事。上周她来到公司，打开保险柜，偷走了 250 万日元现金。我怀疑她开账户的目的，是要把这笔钱存到银行里，然后去跟这些不良少年们鬼混。」

荣藏想起来前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确实从恭子的书包里看到了几十万现钞，于是不由得开始怀疑起恭子来。宫崎接着说：

「一想到清志社长把恭子全权委托给我，而我却没能履行一名监护人的责任，让恭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这都是我的责任。我愧对清志先生的信任啊！」

说罢，宫崎摘下眼镜，开始哭了起来。雅子连忙开始安慰他，荣藏也忧心忡忡地连忙说这不是宫崎先生的错，而是恭子自己太不争气了，他这个做爷爷的也管教不严。宫崎擦擦眼泪，抬起头对荣藏说：「那我今天就把恭子带回去，跟她好好谈心，您看可以吗？」

对于宫崎这样流畅的演技，荣藏突然有了一丝警惕，他回答道：「这件事，咱们还是听听恭子的意见吧。」

荣藏和寿子上楼去，好不容易把恭子劝了下来，让她在桌前坐好。宫崎亲切地对恭子说：

「之前都是叔叔不好，不应该那么粗暴地对你吼。现在叔叔也很后悔，而且照顾你的森阿姨也非常自责。咱们今天就回家去，我跟你爸爸好好解释，不会让他打骂你的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恭子连头都不敢抬，只是一直拼命地摇头，身子往后倾斜着，仿佛坐在桌边是像在受刑一般。

荣藏见恭子如此抗拒，心里也不由得产生了一丝疑虑。然而如果自己的孙女如果真的和不良少年们搅在一起的话，他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对于宫崎和恭子两个人的反应，他都是将信将疑的。于是他对宫崎说：

「我看恭子她好像心里还没有完全放心，而且今天时间也很晚了。不如这样，今晚先让恭子在这里睡一觉，明天一早，我和她奶奶一起把她送回去好不好？」

没想到之前文质彬彬的宫崎，此时却突然变得凶相毕露，他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：

「不可以！爷爷您这样溺爱恭子的话，我这个监护人岂不是变得没有意义了？今后我还如何管教恭子？无论如何，今天恭子必须跟我们走！」

此时雅子也站了起来，站在宫崎身边，表示对他的支持。

恭子此时开始哭了起来。在一旁为难的荣藏和寿子，望着丝毫不肯退让的宫崎和雅子，只好安慰恭子说：「恭子，今天你就跟宫崎叔叔回去吧。明天一早，我和奶奶就一起去接你回来，你看好不好？」说完，荣藏便抬头望向宫崎，宫崎也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于是在所有的坚持之下，恭子被姑姑雅子半推半拉地带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收拾行装。奶奶寿子也跟着进了恭子的房间。

恭子草草收拾了自己的睡衣和外套，将它们塞进随身携带的背包里。趁着雅子姑姑转身的工夫，她连忙将一个纸团塞进了奶奶的手里，小声对她说：「等我走了再看」。之后恭子便跟着宫崎和雅子两人走出门外，坐进了宫崎车的后座，雅子跟着她钻进了车中。

在大门口送别的时候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荣藏让宫崎留下了他的住址和电话，然后老夫妇两人看着宫崎的车疾驰而去，心里却感到了一丝不安。

恭子被塞进车里的时候，后座上早就有一个人在等着她了，那个人就是前面宫崎提到的「森阿姨」。她 40 出头的样子，留着不合年龄的娃娃头。看到恭子被带到了车里，她对着恭子露出了僵硬而又诡异的笑容。

「恭子小姐，你回来啦？」

恭子此时已经彻底绝望，不敢看森阿姨的脸。雅子和森两个人一左一右，把恭子夹在中间。宫崎打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员的位置，启动了车子。在车上，宫崎开始给雅子和森进行互相介绍：

「这位是森女士，是清志社长请来照顾恭子起居的。她之前对恭子有些严厉，但人是个好人，非常可靠。」

「雅子女士是清志社长的姐姐，也是我的未婚妻。我们准备明年就举办婚礼，作为结婚纪念的钻石戒指，现在正在瑞士订做，过几个月就能戴到她手上啦。」

森对着雅子也露出了笑容，「真棒呀，好羡慕你们两个人呢！」

雅子跟森简单打过招呼。车子行驶了半个小时，来到了一处公寓楼外。宫崎让森带着恭子先回去，然后雅子坐到了副驾驶座上，两个人开着车去海边兜了风。当天晚上，雅子满怀幸福地，幻想着自己跟宫崎的婚后生活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然而同时，还有三个人彻夜未眠。

恭子回到家中，听从着森阿姨的指令，换上了森阿姨早就给她准备好的睡衣，然后便被反锁在了屋里。荣藏和寿子夫妇，在宫崎将恭子带走之后便心神不宁地两个人，开始讨论起了宫崎这个人是否可靠，恭子是不是真的行为不端的问题。尽管荣藏对于整件事仍然将信将疑，但奶奶寿子出于直觉，觉得恭子其实是受到了虐待，不堪打骂才从宫崎的家里逃走的。

这时，寿子突然想起了恭子在临走时，给她手里塞的纸团。她连忙找出来，夫妻两人凑在灯下一看，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

「叔叔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请一定来接我回家 不然」

尽管匆忙之中，恭子没能将内容写完，但写下的内容，已经让人细想之后毛骨悚然。于是老夫妇两个人决定天一亮，就去接恭子回家。

第二天早晨九点，荣藏拨通了宫崎留下的电话。电话那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荣藏赶忙说明了来意，但是电话那边的女人说：

「对不起，现在清志社长和宫崎先生都还没有来到公司。您说要接恭子小姐回去，但是她一早就出发去了打工的美发店，因为今天有新入职员工的培训。她自己说这个培训要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联系不上她了。」

打工的美发店？荣藏从来没听恭子提起过这件事，于是他追问道：

「那么她打工的美发店在哪里？培训又去了哪里？」

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。」电话那边的女人说完这句话，立刻挂断了电话。荣藏此时才明白，自己被宫崎骗了。然而与被骗

之后的后悔相比，荣藏和寿子两人更为担心的，是昨晚被带走的恭子的安危。

几天之后，就在老两口准备报警的当口，家里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。打来电话不是别人，正是恭子本人。

「恭子，你还好吗？你现在在哪儿？给你办的健康保险证已经办好了寄到家里了，你从那边能逃出来吗？」奶奶寿子非常急切地问，然而恭子那边的回答却令人大吃一惊。

「死老太婆，谁让你多事儿的？谁说让你帮我办健康保险的？干这种多余的事情，老不死的东西！」

恭子在电话中不断地咒骂着荣藏和寿子夫妇，让这对老夫妇的疑惑更加强了：恭子的声音时断时续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愤怒的人在发泄情绪，更像是照着什么东西在念出来的感觉。电话那端的恭子，似乎是在有意激怒着这对老夫妻，然而见多识广的这对老人，心中更多的是在担忧着恭子：她明显是在被人挟持着。

电话最后，恭子扔出一句「别再找我了！不然我就去自杀！」就挂断了电话。这更加确认了荣藏和寿子的判断，恭子的生命已经被别人掌握在手里了。然而，他们又不敢贸然报警，因为对方很可能在报警之后对恭子不利。

荣藏拨通了女儿雅子的电话，想从侧面打听一下宫崎这个男人。电话打通后，荣藏刚一开口，雅子便不耐烦地说：「爸

爸，我的事情不用您操心。宫崎是个可靠的好男人，恭子给他添了不少的麻烦。我还很忙，没事儿不要打电话来。」

就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境地里，几周时间过去了。3月5日夜
里12点左右，荣藏的电话突然响了起了来。

打来电话的依然是恭子，与上次满嘴脏话的她不同，恭子的语调又回到了最初打电话来时的样子，谨慎小心地几乎用耳语的声量说：

「明天凌晨我从这里逃跑，大概五点到家，等着我。」

荣藏和寿子一夜未眠，他们不知道这次恭子是真的逃跑，还是宫崎布下的又一个陷阱。天色渐亮，时钟指向了五点，然而大门毫无动静。

五点半，令人发疯的寂静仍然在继续着。

六点整，恭子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。

就在荣藏和寿子以为恭子逃跑失败的时候，6:20分，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恭子急切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：

「我在国道路边的加油站，地址是XXXXX，请快来接我，不然就一切都晚了！」恭子的声音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。

荣藏和寿子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，慌慌张张地出门启动了自己的皇冠轿车。车子沿着海岸公路飞驰着，30分钟后，荣藏在和

恭子约好的停车场里把车停下。恭子此时躲在停车场边上的灌木丛里，警惕地盯着停车场里的动静。当她确认荣藏没有被跟踪的时候，慌慌张张地从灌木丛里跑出来，直接冲进了荣藏的车里。也许是一夜之间经受了太多惊吓的原因，或者是自己沿着国道逃跑时劳累过度，恭子随后便陷入了昏睡。

荣藏将车开回家里，让寿子先回家看看情况。心思缜密的他，明白一旦恭子再次从宫崎的家中逃跑，宫崎一伙人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自己的家中找人。于是他启动引擎，带着恭子一起把车开到了远离市区的山区里。在一片寂静的森林中，荣藏将车子熄火，和恭子两个人钻出车子，站在草地上。他递给恭子一罐橙汁，开始问她这段时间的遭遇。然而，恭子只是紧紧闭着嘴，什么也不肯说。

荣藏把手中的烟头摔在地上，狠狠地碾灭它。他横下一条心，用平静但坚定的口气对恭子说：

「你爸爸清志，其实已经死了吧？」

听到这句话，恭子立刻泪如雨下，她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，对荣藏用尽全身力气喊到：

「爸爸他被叔叔杀掉了！！」

荣藏心中咯噔一下，一直以来不祥的预感，果然是真的。他强忍着复杂的心情，将恭子抱在怀里，对她说，「咱们去警察局报案，你别怕。」

在警察局里，荣藏和恭子向警方说明了来意，随后一名女警察将恭子带到了一间单间里进行笔录。未曾想到的是，这次笔录异常地长，持续了数个小时。接近傍晚的时候，笔录终于结束了。女警拿着厚厚的一摞笔录记录，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来到了荣藏的面前。

「根据您孙女的这些笔录记录，这起事件相当复杂。」女警说话似乎有所保留，荣藏于是继续追问道：「您说的复杂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这么说吧。要么是您的孙女受到的刺激太多，精神错乱了；要么...」

「要么？」

「要么就是，我们遇到了一起日本前所未有的，可能是目前为止，最恐怖的一起连环杀人案。」

上次我们说到荣藏带着恭子前往警察局报案，因为恭子所提供的案件信息过于巨大，警方暂时无法确定案件的规模。谨慎起见，警方请作为恭子法定监护人的荣藏一起，来参加对恭子的继续询问。

荣藏走进询问室，恭子整个人缩在椅子上，还在小声地抽泣着——显然刚才那几个小时的笔录，使她的情绪出现了相当大的波动。负责给恭子做笔录的那名女警，将笔录中的一段指给荣藏看，里面赫然写着「宫崎命令我自己（恭子）用钳子拔掉自己的脚指甲，作为逃跑的惩罚」。看到这种光是想想就会让人

浑身不自在的虐待，荣藏简直无法相信那天坐在自己家里，得意洋洋地谈起跟雅子准备结婚的那名青年，竟然如此残忍。

但事实上，这名自称「宫崎」的青年，其残忍程度要远远超过荣藏的想象。

警方为了确认恭子的伤势，以便于收集证据，利用「故意伤害」的罪名来迅速逮捕宫崎，于是要求恭子将鞋袜脱下，来看看她说的「拔掉脚指甲」是否是真实的。恭子照办了，当她脱掉袜子的那一刻，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得捏了一把汗：

恭子的双脚的十个指甲全被拔掉，血肉模糊的脚趾前端，只残留着薄薄的一层薄膜。顺着裤腿往上，小腿的前侧，皮肤和骨头靠得最近的部分，满满的都是青紫色的瘀伤，以及高低不平的肿胀。恭子的笔录中，写道：

「宫崎命令我（恭子）跪在浴缸边上，小腿要直接硌在浴缸上，不许用手撑着。一旦滑下来，就必须接受惩罚：自己用木刀打小腿。这也是避免我逃走的方法。」

看到这些，荣藏对宫崎杀害了自己儿子清志的事情，已经深信不疑了。为了进一步核实恭子的笔录，同时对恭子这名重要证人进行保护，警方对恭子的伤势进行了处理之后，要求恭子暂时先住在警察局里。于是荣藏回家为恭子取来了洗漱用具和睡衣，安顿好恭子后，便独自开车回家。

就在此时，宫崎果不其然，出现在了荣藏的家里。

荣藏回到家中，觉得气氛有些异常：门口有一双男人的皮鞋。走进客厅，宫崎和寿子正坐在桌前，相对无言。宫崎见荣藏回来了，还是摆出一副好青年的样子，对他说：

「请问恭子是不是跑回来了？她前几天深夜跑出去找不良少年们，我和森女士在外面找了她很久，才在公园里见到了她。把她带回家后，她跟我们大吵了一架，昨天夜里又不辞而别了。我们都很着急，这件事如果要是让清志社长知道了，恐怕又要揍恭子了。」

尽管刚刚目睹了宫崎对孙女的暴行，而且也得知儿子已经被眼前这个男人杀害，但毕竟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老人，明白自己如果此时跟宫崎当面对峙，在体力上没有任何优势，恐怕还会跟老伴一起被宫崎所害，所以荣藏没有在情绪上显现出任何的波动。他平静地对宫崎说：

「恭子确实是早上跑回来了一趟。但是回来不久后，就说要去找朋友玩，大概中午的时候出去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走的时候也没说清楚去找谁玩，我跟她奶奶也在着急呢。」

宫崎看到荣藏不紧不慢的样子，心里也就踏实了一半，因为他最怕的就是恭子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外人，甚至是报警。既然荣藏没有什么愤怒的样子，估计是应该还不知情，于是他悄悄将藏在桌子下面，手中握住的匕首，收回了自己的裤兜中。

「既然这样，恐怕今天我也没法把恭子带回家了吧。虽然清志社长将照顾恭子的重任委托给了我，但毕竟恭子已经 17 岁了，离之前与社长说好的照顾她到 18 岁的约定，也差不了几个月

了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今天我们做个了断好了。」宫崎对荣藏和寿子说到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？」荣藏警惕地问宫崎。

「之前我一直不敢跟您说，其实，恭子她喜欢上我了。」宫崎大言不惭地说，「尽管我是她的监护人，受她父亲的委托来照顾她。但大概是我自己比较优秀的缘故，与恭子朝夕相处，让她越来越迷恋我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很困扰这件事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接受恭子对我的感情。您知道，毕竟我心里只有您的女儿雅子一个人。」

荣藏强忍怒火，冷眼看着宫崎表演着他的独角戏。

「如果荣藏先生能够同意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，正式结束照顾恭子的责任。我会写一个书面说明，由您和我签字，正式将恭子的抚养权转让给您，您看可以吗？」

荣藏知道事情不会像宫崎说得那么简单，于是发问：「条件是什么？」

「条件也很简单，清志社长在将恭子委托给我的时候，附加的条件是每月给恭子提供 25 万日元的抚养费，等到她 18 岁的时候，清志社长会将所有的抚养费一笔付清。我从恭子 10 岁起就接手照顾她，到今天为止是 7 年零 7 个月，按照每月 25 万日元计算，一共是 91 个月，2275 万日元（约 140 万元人民币）。您看什么时候能够付清这笔钱？」

面对狮子大张口的宫崎，即使明知这是敲诈，荣藏也没有显出任何的愤怒。他对宫崎说：

「事关重大，这件事我还要跟寿子好好商量一下。如果今天恭子回来的话，我们会马上通知你的，你看今天是不是就先到此为止？」

宫崎显然还不想善罢甘休，他再次提出要找到恭子，让恭子亲笔写下「同意与宫崎断绝关系」的证明，才能放心离去。无奈之下，荣藏当着宫崎的面拨打了恭子的手机，然而电话并没有打通——宫崎不知道，荣藏与警方早就商量好，这段时间家里只会通过警察局的座机与恭子联系，恭子所有的手机来电都拒绝接听。看到荣藏也确实联系不上恭子，宫崎只得作罢，告别离去。

第二天的3月6日，早晨6点，荣藏家的门铃响了起来。站在门外的是之前出现在宫崎车上的森女士。森女士对荣藏夫妇介绍了自己，说自己被宫崎委托，前来取走恭子的行李和衣物。尽管荣藏说让森赶快离开，但她坚持说如果不拿走恭子的东西的话，自己就跪在门前不走。于是寿子转身进屋去收拾恭子的衣物，将她的东西都装在了一个旅行袋里，拿给了森。

本以为森拿了东西就会走的荣藏夫妇，却发现森打开了旅行袋，当着他们的面开始一样一样清点恭子的衣物——事后想起来，自称是「森」的这个女人，显然对恭子的每样东西都烂熟于胸。她坚持要带走恭子的一切东西，显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森翻过了手提袋里的所有衣物，沉默片刻，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道：「**不对！！少了一件睡衣！！衣服上有小熊图案的睡衣找不到了！！**」

荣藏此时才想起来，森所提到的这身睡衣，已经被他们送到了住在警察局的恭子那里。急中生智的寿子连忙说：「那身睡衣已经送给亲戚家的小孩了。」

然而森的情绪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，她依然大喊大叫地嚷着「把那套睡衣还给我！！找不到是不可能的！！宫崎先生的命令是找到睡衣！！」没过多久，宫崎也出现了。他不但没有去阻拦近乎癫狂的森，反而同样逼迫着荣藏和寿子交出那套睡衣。时近中午，接到了宫崎电话的雅子也赶到了荣藏家里。看到之前一直温文尔雅的宫崎先生突然变得凶神恶煞一般，雅子似乎也觉察到了有些不对劲。

在门口大吵大闹是非常有失体面的一种行为，但荣藏和寿子夫妇横下一条心，坚决不让宫崎和森两个人进门。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，荣藏夫妇毕竟已经是 70 岁的高龄，体力渐渐支持不住。趁着宫崎跟荣藏在拼命争论的时候，森一头冲进了荣藏家的房门。

来到屋中的森，二话不说直接跑上了二楼，直奔恭子的卧室。尽管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荣藏家，但熟门熟路的样子也让荣藏十分不解。事后想起来，这一定是宫崎他们对恭子严加审问后，恭子告诉他们的。

森进入恭子的屋子，一把拉开了衣橱的门。原本以为恭子会藏在这里的她，看到壁橱里并没有恭子的身影，显得有些失望。即使如此，她还是把恭子衣橱里的衣服都翻了出来。此时荣藏夫妇、雅子和宫崎也追到了屋里。看着宫崎和森在家里翻箱倒柜，荣藏夫妇也无力阻止，雅子此时也皱紧了眉头。

就在宫崎和森两个人在荣藏家里胡作非为的时候，附近突然传来了警车的警报声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宫崎立刻站起来，对森说：「今天就找到这里吧，咱们走。」说完就丢下了瘫坐在屋里的荣藏一家，急匆匆地从大门跑了出去。

警车开到了荣藏家附近，两名年轻的警察走下了车——邻居听到了荣藏家门前的争吵，于是便报了警。警察们到来的时候，宫崎和森早已没了踪影。他们跟荣藏简单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，也匆匆告辞。荣藏让寿子、雅子在桌边坐下，对她们说：

「清志恐怕已经被宫崎杀掉了。刚才我在警察局里，看到恭子被宫崎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，脚上的指甲都被剥掉了，看着真的让人心疼。

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让警察把宫崎绳之以法，找到清志的下落。咱们不能轻举妄动，不然的话宫崎随时可能人间蒸发，清志无论是死是活，咱们都再也找不到儿子了。

一定要忍耐！哪怕拼上我这条老命，也要让这件事真相大白！」

寿子听到儿子可能被杀的消息，立刻捂住脸开始哭了起来。雅子尽管之前在与宫崎交往，但目睹了宫崎今天的疯狂行为，联

想到宫崎之前那些夸大其词的电话，也对宫崎的真正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

尽管前一天在荣藏家大吵大闹，第二天一早，3月7日上午9点，宫崎还是拨通了荣藏家的电话。

「荣藏先生，早上好。昨天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怕被清志社长责备，一时心急，在您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快，希望您能谅解。我打电话来是想跟您继续商谈一下，之前咱们说好的恭子的抚养权的问题。」

「宫崎先生，你说，我在听。」荣藏冷冷地说道。

「是这样，既然您当天已经答应可以接手恭子的抚养权，而且也愿意先替清志社长支付之前欠下的抚养费。我这边已经起草好了抚养权转让的相关文件，随时可以拿给您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您看是否可以先支付一部分抚养金，作为保证呢？」

贪心的狐狸上钩了，荣藏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。

「宫崎先生，没问题，我愿意付款。但是因为你要求的2200万现金实在太多，我一时准备不出来。现在家里有500万现金，这个可以当面就交给你。正好今天恭子也回家来了，现在正在楼上睡觉，你看如果方便的话，是不是能过来一趟，咱们三个人一起面对面地，把事情说清楚呢？」

「太好了荣藏先生，我们马上就来。」说罢，宫崎便挂上了电话，带上森一起急匆匆地出门了。

而荣藏这边，其实有满满一屋子荷枪实弹的刑警，在等待着宫崎的上钩。经过这两天对恭子的询问，尽管警方仍然对恭子的证词内容存在着很多疑问，但从初步的户籍记录、案件卷宗等对照结果来看，「宫崎」这个人，应当与多起诈骗、失踪、情杀有着重大关联。于是福冈县警方特意成立了特别行动组，从3月6日夜间就悄悄进驻了荣藏的家里。

刚才宫崎与荣藏的对话，其实都在警方的监听之中：荣藏的所有回答，都是按照警方给出的提示进行的。

与此同时，大约20名便衣警察也已经埋伏在了荣藏家的周围，甚至连邻居家中都有警员在待机。布下天罗地网，只待宫崎来投。

2个小时以后，宫崎和森坐着出租车，来到了荣藏家门前。100米外的一间空置三层公寓楼里，两名警察带着恭子，用高倍望远镜远远地监视着荣藏家门前往来的人影。看到疑似是宫崎一行的身影，警察马上叫恭子来确认。

「没错，就是叔叔和阿姨。」

收到了恭子的确认，公寓楼中的警官用无线步话机向现场发出了指令：

「等目标进入屋中，立即逮捕。」

宫崎大摇大摆地走进屋里，将一摞文件摔在桌面上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

「荣藏先生，起草这些文件也是很辛苦的，你得给我增加一些酬劳才行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埋伏在洗手间和厨房的刑警们一拥而上，将宫崎直接按倒在地面，用手铐反铐了起来。森此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也马上被刑警们从身后捉住两只胳膊控制住。

「以非法监禁，非法入侵家宅，以及故意伤害的嫌疑，对你们实行拘捕！」刑警们对宫崎和森宣布。

森此时深深地低下了头，一言不发。而宫崎则拼命反抗着，大喊「你们有到逮捕证吗！？我要看逮捕证！！你们这是违法的逮捕！！」

「戏演到这里，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吧？松永太先生。」一名老练的刑警冷冷地用逮捕证拍了拍「宫崎」的脸，用嘲笑般的口气对他说。

听到「松永太」这个名字，「宫崎」立刻变得沉默起来。他和「森」两个人，就这样正式被警方逮捕。

尽管恶人被警方逮捕，但是荣藏和寿子两个人还是一头谜团：这个叫做「宫崎」的男人，到底是谁？「松永太」这个名字是

怎么回事？而自称「森」的女人，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呢？

是时候让大家知道（一部分）真相了。

「宫崎」是这个叫做松永太的男人的化名。在他和服部荣藏、清志、恭子这个家族交往的时候，他一直都自称为「宫崎良男」。即便是被他监禁了 7 年之久的恭子，也对他的真名一无所知。

「森」是他为他的同伙，绪方纯子起的一个化名。同样，恭子也只知道她叫做「森阿姨」。

松永太和绪方纯子，自 1992 年起便在各地以化名流动作案；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两人便会使用新的名字，两人的关系也会根据需要，变成情人、夫妻、上下级甚至是兄妹。在 2002 年落网之前，他们两人所做的事情，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。

脱轨的命运

松永太和绪方纯子的故事，也许要从 1980 年讲起。

1980 年，松永太和绪方纯子 18 岁，两个人从福冈县久留米市的同一所高中毕业，但是不同班。他们两人的关系，也仅仅是个脸熟而已。

松永家是在当地制作榻榻米的一间小作坊，家境中等。松永太从小就是班里的活跃分子，学习成绩不错，而且擅长运动，为

人开朗，但是有些过于喜欢表现自己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没有考上大学，而是在家里闲散了下来。

也许是从小自命不凡的缘故，松永太对父亲的榻榻米生意完全没有兴趣，他所梦想的是成为世界一流大企业的掌门人，呼风唤雨。也许是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，他开始有意地接近绪方纯子。

绪方纯子的家境，要比松永太高出许多。

绪方家是久留米市安武町的名门望族。绪方氏族的祖上是武士阶层，而绪方纯子一家正是绪方氏族的本家，在这个村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：纯子的祖父是村长兼县议员，伯父和叔叔中有大学教授、律师、企业家；父亲绪方誉，是地方农业协作会的理事。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村庄里，绪方家的家教是出了名的严格。

绪方家有两个女儿，纯子是长女，理惠子是次女。纯子娴静乖巧，理惠子则有些叛逆。因为膝下没有男丁的缘故，绪方家的家业，需要通过招个入赘女婿来完成。也许就是这个原因，松永太开始了对绪方纯子的追求。

18岁从高中毕业后，绪方纯子进入了福冈市的一所短期大学（高职），就读幼儿师范专业。大一那一年的暑假，绪方纯子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。

「是纯子吗？我是松永太，你的高中同学。上学的时候我欠了你 50 日元，一直没还给你。你看见个面如何？」

绪方纯子对松永太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，也记不起来曾经借给过他钱，但是在松永太热情的邀请下，只好答应在家附近的咖啡馆见个面。

松永太当时其实是无业状态，但为了让绪方纯子对他刮目相看，于是便声称自己继承了父亲的榻榻米事业，并且将公司改造成为了「国际化、现代化」的大企业，时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谈生意。他将号称是自己的高档皇冠（其实是父亲的）停在咖啡店门前，对等在那里的绪方纯子露出了清爽的笑容。

「其实，我是在无意间翻看毕业纪念册，突然看到了你照片，就再也移不开我的目光了。不知不觉，就拨通了你的电话。」松永太温柔又腼腆地对绪方纯子说，

「其实你并不是那种让人一见难忘的大美女，但有一种朴素善良的感觉，正是我喜欢的类型。」

面对松永太这样直接且突然的表白，从小循规蹈矩的绪方纯子并没有被他所打动，反而是提高了戒备心。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，因为绪方纯子不想久留的缘故，便彼此匆匆告别分开了。这以后，松永太也没有纠缠过绪方纯子。

就在这件事渐渐淡出纯子的记忆的时候，时隔一年，松永太再次拨通了绪方纯子的电话。

「纯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，咱们还是咖啡馆见吧。」

纯子再次如约来到了咖啡馆，两个人聊了几句，松永太坚持要带绪方纯子去吃西餐，于是没有办法，纯子坐上了松永太的车，两个人向城里驶去。

在西餐馆里喝过几杯红酒后，松永太满脸愁容，对绪方纯子说：

「其实，家里在逼着我跟另一个女人结婚。」松永太见纯子没什么反应，便接着说：

「上次咱们两个见面之后，我一直不能忘记你。在那之后不久，我就遇上了一个跟你非常像的女孩子，于是就跟她交往了。这一年来，我们的感情发展得还算不错，我对她非常好，但是总感觉欠缺了一些什么。上个月的时候，她跟我说怀孕了，并且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我的家人。于是家里面就天天催促着我跟她结婚。但是，在结婚之前，我还是想跟你坦白，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有你。」

松永的这种行爲，大概是想要激起绪方纯子的嫉妒心，同时也想用「真情告白」的方式来感动纯子。然而纯子并没有轻易上当：她好言安慰了松永，并且劝他「**跟那个女孩好好过，既然她这么爱你，你就不应该辜负她**」。松永准备好的这番台词，显然根本没有起到作用。

「对了，我家的门禁是晚上 10 点，你得送我回家了。」绪方纯子看了一眼手表，对松永太说。

看到对纯子的攻势毫无效果，松永冷冷地立刻叫侍者结账，带着纯子上了车。他将车开到了绪方家的大门前，停住车子，突然扑向了绪方纯子，强吻了她。这种举动自然遭到了绪方纯子的激烈抵抗。绪方纯子打开车门慌忙跑回了家，而自讨无趣的松永太，再次进入了沉默期。

如果松永太和绪方纯子的事情到此结束，也许对这个世界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然而，命运之轮的转动，还是将这两个人，以及跟他们相关的所有人，都推向了不幸的深渊。

在第二次与绪方纯子见面之后不久，松永太同意接手了父亲的榻榻米事业。

第二年，松永太将家里的「松永榻榻米商店」进行了注册变更，改名为「世界保健睡眠集团」。将父亲一代的老员工全部遣散之后，他将家中的榻榻米工场拆除，在原址上盖起了一幢三层办公楼：一层是自己家的住宅，二层是办公室和产品展示区，三层是社长办公室和秘书室，地下是仓库。之后，他便开始了贩卖「保健床垫」的生意。

与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各个小区里的「活性富氧碱性水」「玉石磁疗枕套」「活火山岩按摩床垫」「纳米高科技黄金去皱棒」一样，松永太所贩卖的床垫，也套上了各种时尚的科技名词，但本质上只是普普通通的床垫而已。尽管如此，他制作了许多神乎其神的宣传材料之后，便开始招兵买马，让销售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推销。

同时也是在这期间，松永太与自己的女友结婚——女朋友其实并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松永太编造出来企图感动绪方纯子的说辞。

松永太对于手下的销售人员的「培训」，已经开始显露出他恶魔般的本性。

随着老员工的遣散，松永太招聘进来的员工，大多数都是 20 出头的年轻人，甚至有很多都是初中、高中辍学的孩子。他将这些新员工集中在一起，宣布了几条纪律：

1. 社长的指示就是行动的准则，任何人不许违反，否则就要受到惩罚；
2. 工作期间一律住在公司里，每周休假一天；
3. 每天早上 7 点要参加公司的集体早操，之后列队喊出公司的经营口号；如果缺席或者喊口号声音小，就要受到惩罚；
4. 每个月进行一次业绩评比，成绩最差的三个人要做检讨，大家讨论是否通过；如果未能通过大家的讨论，就要受到惩罚；
5. 任何人的辞职，都需要全体员工的同意；如果擅自离职，会接受最严格的惩罚；
6. 每次外出销售时必须三人一组，回来后分别汇报各自的行为和言论，如果有散发对公司不利言论的，需要接受惩罚；
7. 在公司时禁止拨打私人电话，如有违反，严厉处罚；

8. 任何揭发他人违反规定的行为，都会收到鼓励和奖金。

可以看出，松永太的这些做法其实目的有三：第一，要求自己的绝对权威和控制力；第二，要求员工切断与他们原本生活的联系；第三，刺激员工彼此监督，彼此告密。

这些员工入职之后，在高额销售提成的刺激下（50% 归个人），都非常努力地去推销床垫，然而销售效果却不太理想——床垫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低消耗品。为了避免遭到惩罚，大多数员工都纷纷开始向自己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推销。但是，松永太给床垫的定价非常之高（100 万日元一块，约合 6 万人民币），所以销售状况仍然很难有长进。

另一方面，松永太也在积极挑拨员工间的关系，打击员工中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，以此来增加自己的绝对权威。他最初采取的惩罚，只是做俯卧撑、不许吃饭、站着睡觉这一套，但因为员工们的销售业绩都很差劲，于是他认为这样的惩罚「无法激发员工的潜能」。不久之后，他偶然发现一名员工被漏电的电线电到后，痛苦不堪的样子，于是便让手下人开始「研制电击设备」。

所谓的电击设备，其实只是一段有着插头的电线。松永授意手下的员工将电线剥开，分成两股，各露出大约一米长的导线；然后将导线一圈圈缠在受惩罚的员工的双手手腕上，将插头插入电源，便实现了「电击刺激」。

由于电击的强度实在太大，而且导线被缠绕在手腕上，无法挣脱，所以经过电击之后，大多数员工的手腕都会被导线勒得鲜血淋漓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残忍的体罚措施，真的让员工们开

始了「拼命工作」。为了能够将床垫销售出去，这些员工想出了「分期付款」的主意：销售的时候用「请您试用」的名义，将床垫半强制地运到客户家里，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；一个月之后，这些员工会再次上门，要求收回床垫。但如果客户真的试用了这个床垫，或者哪怕只是包装被打开，那么这群员工便会要求客户支付「折旧费」：每天 1 万日元。

面对这种几乎是敲诈的销售方法，当时的日本并无相应的法律予以禁止，所以即使客户报警，这群员工也可以有恃无恐地向警方出示有着客户签字的「试用协议」，继续向客户勒索钱财。如果客户忍气吞声支付了这笔钱，那么他们便拿床垫走人；但如果客户拿不出这笔钱，那么下场就会更惨。

看到客户真的拿不出这笔钱的时候，松永太会亲自出面。每次他到了客户家里的时候，会首先痛骂一顿手下的员工：「怎么能够把我们最尊敬的客户吓成这个样子？！你们这些家伙知道怎么尊重人吗？！」然后他会命令全体员工给客户跪下赔罪，保证不再继续骚扰客户。

就在客户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松永太便会开始向客户倾诉自己的苦衷，抱怨东西不好卖，还经常被人家占便宜不归还试用的床垫，公司里的员工们也没钱发工资等等。说完这些，他会将早已准备好的「分期购买协议」拿出来，跟客户说：「如果您拿不出这笔钱来也没问题，我们跟银行有合作，可以给您提供低息分期付款。利息只有 1%，您看在我大老远跑过来的面子上，可不可以给个面子呢？」

听到 1% 的利息，其实很多客户都会松了一口气，不仔细看便签署协议，将眼前这群凶神恶煞请走。**然而，1% 的利息并不是**

年息，而是日息.....

尽管 1% 的数字看起来不大，但是以日息 1% 计算的话，只要每 72 天，欠下的金额便会翻一倍。松永太拿给这些客户签署的「分期付款协议」，其实都是一年期的。也就是说，最初 100 万的床垫，如果客户签署了这个分期付款协议，那么一年之内连本带息就需要支付 3200 万。

而大家可别忘了，这些买床垫的客户，其实大多数是松永太员工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这样一来，松永太的员工们，便自然而然被身边的人「绝缘」了。

利用欺诈销售的手段，松永太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收入。因为公司的制度实在太缺乏人性，所以即便是要接受电击的惩罚，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了退出，或是偷偷逃跑。为了弥补人手不足的状况，松永太开始命令员工们把那些交不出钱的客户们绑架回公司里。松永太将这些人关在地下室的仓库里，要求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支付「赎金」。如果连家人也联系不上的人，松永太便会强制他们「入伙」，加入贩卖床垫的队伍。

根据后来松永太公司里的前员工回忆，松永太逐渐对电击越来越痴迷，他经常一边得意洋洋地给女孩打着电话，一边用手势指示手下的员工对惩罚对象进行电击；有时候在电话里聊得起劲，忘记了发出停止电击的手势，通电的时间会长达 10 分钟以上。而且，公司里所有的电击，都需要在松永太的面前完成。

尽管电击的痛苦非常大，但是松永太命令所有接受电击的人不许发出惨叫，否则就要延长电击时间。就这样，在这间「世界

健康睡眠集团」的三层社长办公室里，每天都在不停地上演着电击的酷刑。

另一方面，真正成为了「青年企业家」的松永太，也开始有了更强的自信。他对绪方纯子的追求，再次开始了。而这一次，他真正地将绪方一家人都推入了地狱。

1994 年，松永太的欺诈销售床垫生意开始有了起色 —— 因为使用了恐吓、敲诈等手段，而且手下的员工也一个个都变成了唯自己命令是瞻的奴隶，松永太再一次拨通了绪方纯子的电话。毫无疑问，他如此执拗地纠缠着绪方纯子，其实盯上的，只有绪方家的资产。

「好久没见了，一起去开车兜风吧！秋天的景色真的是美极了。」松永太在电话里对绪方纯子说。

纯子此时刚刚跟上一任男朋友分手，想到去兜风散散心也不错，于是她便欣然赴约。松永开着车，沿着海岸公路一路飞驰，不知不觉便开到了非常远的地方。眼看天色渐晚，纯子要求松永返程，松永也一一照办。然而，当车子开到了临镇的地方，松永却拐进了这个镇子，将车停在了一间情人旅馆的车库里。不由分说，他便拖着纯子开了一间房，在客房里强奸了纯子。

纯子遭到强奸后，哭着对松永太说：

「我连初吻都没有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明明都结婚了！」

厚颜无耻的松永太对绪方纯子回答道：

「因为我一直爱着你，想要得到你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一时糊涂才做下了这样的错事。请你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，还有我对你的一片真心的情面上，不要告发我好吗？」

说完，松永太声泪俱下。

单纯而简单的绪方纯子，刚刚遭到眼前这个男人的强奸，却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悔过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产生了怜悯，于是她答应了松永不会声张此事。在这一天夜里 10 点，松永还是在门禁之前，将绪方纯子送回了家。

这年的圣诞节，松永太邀请了绪方纯子来自己的公司参观。为了能够在绪方纯子面前好好表现，他提前命令公司员工将三层的社长办公室，布置成了乐队演出剧场的样子，并且让员工们抓紧练习乐器，他自己担任主唱。

圣诞夜当天，松永太的公司外面挂起来条幅，写着「超人气乐队 - Super Young 松永组合 圣诞节特别演出！」，然而来到这里参观的居民寥寥无几，舞台下面只是稀稀拉拉聚拢着几名当地的年轻人。纯子来到会场，松永和他的员工临时组成的乐队正在舞台上卖力地演出，松永的歌声像是在嘶吼一般。在这里，纯子看到在舞台下面，站着一名肚子隆起的孕妇，那就是松永太的妻子。而她，也同时是纯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。

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，松永太选择了这名与纯子一起长大的女性做为自己的妻子。也许通过这样的关系，松永太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绪方纯子吧。

纯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她觉得自己跟松永太的肉体关系，其实是在破坏松永家的家庭。然而，她也觉得松永对她的感情是真实的。一方面不想破坏松永的家庭，另一方面又不忍心伤害松永的感情，在这样的两难境地里，绪方纯子默默地忍受着松永对她肉体上的要求，同时也不知道这段关系该如何结束。

松永太对绪方纯子的控制，是通过肉体上的支配完成的。每周一次，他都会带着绪方纯子来到情人旅馆幽会，并且有意当着她的面，给妻子打电话吵架。有几次，松永在跟妻子吵完架后，便会一脸委屈地凑在纯子的身边，跟她说：「我真的不想继续这样的关系了。我要跟她离婚，跟你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」「如果要我放弃现在的地位和身份也没关系，如果能跟你在一起的话，即使让我入赘你家，我也不会犹豫。」

就在绪方纯子依然犹犹豫豫的这段时间里，松永太和绪方纯子在餐厅吃饭的样子，被纯子的叔父一家看到了，并且告诉纯子的父母。而由于松永太的公司的恶行，在当地已经让人小有耳闻，所以绪方誉和绪方静美夫妇勃然大怒，让女儿纯子把松永太叫来，准备当面训话，终止两人的联系。

与此同时，绪方家也动用了自己的势力，对松永太本人进行了调查。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：原来松永太早在1年前，便已经开始通过私家侦探，调查起绪方家的家业来，甚至连纯子母亲娘家那边的资产都成为了松永太的调查对象。

他究竟要干什么？这个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，松永太无疑是准备将绪方家，甚至是与他家相关的家族的资产，都囊括到自己的手中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松永太选择了这个家族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入手：绪方纯子。

为了劝女儿纯子迷途知返，绪方誉决定与松永太正面对决。然而在正式见面之前，他还是决定先让纯子的母亲静香先出面，来探探松永太这个人的虚实。

纯子将母亲静香要与松永太见面的消息，传达给了松永本人。精神敏感的松永当即发起火来，「谁让你把咱们的关系告诉你的父母的？！你母亲这是明摆着不信任我！」尽管如此，松永还是决定赌上一把，去见一见绪方静香。

见面的地点约在了一间高档料亭（日式高级餐厅的称呼）。当松永赶到的时候，穿这一身素雅和服的绪方静香早已带着纯子，坐在了桌前。松永当天穿着一套笔挺的灰色西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举手投足都显得相当文雅的他，当即就获得了静香的好感。在三个人吃饭的这段时间里，松永太滔滔不绝地向静香表达着自己对于纯子的爱慕之情，还不时穿插上几个小笑话。一顿饭下来，纯子的母亲静香对于松永太的敌意，就烟消云散了。

听到妻子静香对于松永太的描述，原本极力反对纯子与他交往的绪方誉，也不由得开始对松永这个人开始感兴趣。

绪方家与松永太的第二次见面，同样是在高级料亭进行的。这次绪方家出席的是绪方誉与静香夫妇，松永太独自前往，还是与上次一样，极力地扮演着好青年的角色。在他巧舌如簧的游

说下，绪方誉和静香夫妇竟然同意了对他与纯子的交往不加干涉。尽管绪方誉对松永还没有完全放下戒心，但从静香的表现看起来，已经是把松永太当作半个女婿了。尽管松永当时还是有妻室的人，但似乎绪方家对此并不十分在意。

三个月后，松永太跟着纯子，一起来到绪方家正式拜见纯子的父母。他拿出了一份有着他和纯子签字的《婚约保证书》，交给绪方誉。

「伯父，这是我和纯子商量好后起草的婚约保证书，请您过目。」

绪方誉接过这份文件，拿到自己和静香的面前仔细看了起来。在这份文件中，除了松永对纯子作出了先离婚再娶她的保证之外，还写到了自己愿意放弃松永家长子的地位，入赘到绪方家的意愿。

担心后继无人的誉和静香夫妻，看到这份「颇具诚意」的保证书，显得相当满意。对于入赘后继承家业的问题，绪方誉还心存疑虑，并没有当场答应。但母亲静香却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，在席上便提出让松永尽快离婚，早些迎娶纯子入赘绪方家。

谈到离婚，松永太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——尽管离婚后入赘绪方家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，但从当时他犹豫的做法来看，这无非也只是讨绪方一家欢心的一个说辞而已。

「离婚这件事，恕我直言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在创业的时候，曾经受到过内子家里很多照顾，开办公司的钱也是由她

家里提供的。尽管我非常想跟她分手，但是现在还做不到，」松永解释道，「请再给我一些时间，等我能还上这笔钱之后，再向家里提出离婚。」

绪方夫妇见松永说得如此坚决，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然而当天会面结束之后，松永对纯子的态度，却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。

最开始出现的变化，是松永在纯子面前的态度，从温柔体贴变成了居高临下。

两人的关系对绪方纯子父母公开之后，就像松永在绪方家找到了另外的依靠一样，他开始以纯子的未婚夫自居。尽管松永太和绪方纯子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次的见面频率，但见面之后两人的活动，却从开车兜风约会，变成了由纯子「交待历史问题」。

每周约会的那一天，松永会命令纯子带上她从中学开始记下的每一本日记，然后去酒店开一间房。松永坐在床上，让纯子跪在地板上。然后他会按照时间顺序，每一页每一页地翻看纯子的日记，一旦出现男人的名字，或者是句子中似有所指，他便会停下来，要求纯子交待与这个人的关系，或是句子背后究竟在写什么事情。毕竟因为年代久远，纯子有时会答不上来，于是松永就会站起来，用脚狠狠地踢纯子的腿。

而对于那些纯子还记得起来的人名和事情，松永会刨根问底地让纯子坦白一切细节。当他看到纯子高二时的日记里，写到纯

子在暗恋班里的体育委员，他当时就气不打一出来，要求纯子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体育委员，并且按照他的指示，在电话中痛骂对方一顿，并从此不许往来。

也许大家还记得第一章里，服部恭子在第一次被「宫崎」带走后，给奶奶打了一次全是脏话的电话。其实松永在此时对纯子使用的手段，与之后对服部恭子用的方法是一样的：**通过逼迫被控制对象给与自己熟识的人打去这种让对方不快的电话，使被控制对象从自己的生活圈子中被孤立，最终导致被控制对象的外部联系完全切断——即使试图逃跑或求援，都没有可以依靠的对象。**

然而绪方纯子并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从小对人温柔亲切的她，此时想的只是如何获得松永太的信任，让他平复情绪，不再对自己这么生气。毕竟在她的印象里，原本那个温文尔雅的人，才是松永太「本来的面貌」。几周时间下来，日记的审阅结束了，绪方纯子基本上把身边的人都打电话骂了个遍。纯子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，未曾想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
松永太的暴力继续升级。

两个人开车外出兜风的时候，纯子无意间谈起了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男歌手，结果松永太突然呼吸急促起来，把车停在路边，打开车门说：

「你来开车，我累了。」

无奈，纯子换到了驾驶座上，松永坐进了副座。车子启动后，松永命令她把车开上高速，然后就把皮鞋脱下来，用鞋跟猛敲驾驶着车子的纯子的脑袋，和她握紧方向盘的手，一边打一边说：「你觉得他比我帅，是吧？你觉得他的歌唱得比我好，是吧？你这个见异思迁的蠢女人！！」纯子怕出交通事故，既不能躲避也不能还手，所以只能强忍疼痛继续开车。松永的气还没有消，于是他命令纯子拐下高速，将车开到情人旅馆后，不顾纯子的反抗再一次强奸了她。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松永太也开始加紧了分裂绪方家的计划。

纯子在遭到几次松永太的殴打之后，似乎明白了自己只要招供，便会引来松永更加恶劣的虐待。于是有一次当松永提起了纯子在幼儿园工作时的同事的时候，纯子坚决地予以否认，说自己跟那个人完全没有交集。然而，松永太却大吼到：

「你别装蒜了！你妈妈已经全都告诉我了！」

纯子大吃一惊。松永太继续说：

「第一次见面之后，你妈妈就喜欢上了我。那天见面后不久，她就单独约我出去喝咖啡，之后就跟我在酒店里上了床。她跟我说，你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乖女孩，也经常跟以前交往的男人出去开房。」

「我没有！我的第一次真的是给了你！」纯子拼命辩解到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贤惠优雅的母亲，怎么会跟自己的「男朋

友」上床，又怎么会编造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谎言。

单纯的纯子想不到的是，松永说的这些话，其实目的是在于要切断纯子对家庭、对母亲的联系，在纯子和她母亲静香之间制造对立。而且，编造出「跟自己女儿男朋友上床」这种谎言，即使是纯子去找到母亲对质，静香也绝对会矢口否认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从中兴风作浪，一面让纯子认为自己的母亲行为不端，另一面让纯子的母亲认为女儿不可理喻。

日记事件发生大概 2 个月后，在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松永对纯子说：

「纯子，你爱我吗？」

「当然爱你。」

「你怎么证明你爱我呢？」

纯子亲了亲松永，但是被他推开了：「这并不能证明你从心里爱着我。」

纯子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于是便顺着他的话说：「那你要我怎么证明呢？」

松永回答说：「如果你想证明给我看的话，就应该在你的身体上，烙印下我的名字。」

纯子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接着问他应该怎么办。松永说：

「如果你在身上纹上我的名字，那么其他的男人也就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你敢吗？」

纯子最初不想答应，但话刚说出口，松永马上就要翻脸。害怕松永殴打自己的纯子，只得答应松永的这一无理要求。

第二天，松永太把纯子叫到酒店，让她脱光衣服，然后用带来的简易纹身工具，在纯子的大腿外侧歪歪扭扭地纹出了一个「太」字。纯子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在纹身的过程中一只哭哭啼啼。但是纹完之后，松永觉得还是不够明显，于是又用烟头，在纯子的胸口上烫出了一个「太」字的疤。

这些在纯子身上的记录，直到他们两人被逮捕，都还深深地印刻在纯子的皮肤上。

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纯子的精神已经渐渐支撑不住了。

一方面怀疑着母亲是否真的与松永太有染，另一方面又被松永太在精神和肉体上折磨着，1985年2月，绪方纯子因为精神衰弱和营养不良，昏倒在了工作的幼儿园里。之后几天，趁着在家里静养的时候，纯子用父亲的剃刀割开了手腕，躺在泡着水的浴缸里，自杀了。

因为自杀的时间是白天，所以马上便被照顾她的母亲静香所发现，送往了医院。经过伤口处理和输血后，纯子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身体更加虚弱，还没有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。闻讯赶到医院的松永太，看到了平静地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煞白的绪方

纯子，似乎是松了一口气。他对守在病房外面的绪方誉和静香夫妇说：

「纯子变成这样，也有我的责任。前几天她一直在跟我说，家里对她的管教太严格了，让她不堪重负。而且因为我还没有离婚的缘故，誉先生和静香女士也多次催促过她，而她看到我每天辛劳的样子，也张不开嘴来向我提这件事.....」

说到这里，松永太哽咽了起来，他擦了擦眼泪，接着说：

「如果二老同意的话，我想在纯子苏醒过来之后，带她去我那里住上几天。我会放下工作，陪她好好修养。您看可以吗？」

绪方誉面露难色，因为纯子自杀的事情，在村子里已经闹的沸沸扬扬。考虑到家族的名誉，绪方誉不想在村子里再惹出什么笑话来，于是他与静香商量之后，便同意了松永太的请求。三天之后，松永太带着公司里的几名员工，将绪方纯子抬回了他那间「世界健康睡眠集团」。

这恐怕是绪方一家作出的一个最坏的决定。

回到自己的公司后，松永太马上撕下了他文质彬彬的面具，他把绪方纯子关押在三层的一间屋子里，揪住纯子的长发，把她的头摁在地板上。

「你知道你的自杀，让多少人为你担心吗？你这个蠢货！」

「你这样一自杀，自己是一了百了，但是外人怎么看待你的父母？怎么看待身为你男朋友的我？我们对你这么负责任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想为我们尽一些责任呢？」

「你就是一只自私自利的猪！你不配当人！你这个样子让我恶心！」

松永不断用这些歪曲的大道理责骂着虚弱到站不起来的纯子，一步步摧毁她原本对身边人充满仇恨的心理，让她变得麻木，变得不知所措：继续这样活着会让自己受尽折磨，而选择死亡又会给身边人造成连续的麻烦。自杀未遂后的纯子，大脑中的思维已经渐渐混乱，似乎无论怎样，都无法洗清她「自私、不负责任」的罪责。

「对你这样愚蠢的人，再多的照顾也是白搭。从明天起，你要在这里工作，用劳动来让你的脑子清醒起来！」松永太对纯子宣布。

于是，从医院出院的第二天，绪方纯子就坐上了松永办公室里的那只「电击椅」。

从小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绪方纯子，自然无法承受连续的虐待和电击。不到一周时间里，她就变得行尸走肉一般，平时呆滞得像一尊雕像；但只要听到松永太的命令，就会触电般地跳起来，开始紧张地工作起来。这种状态几乎一直持续到她最终被捕的那个时刻。

在公司里，因为人人自危，都在彼此监视着对方的行为，所以绪方纯子根本无法逃出这间公司。而为了避免绪方纯子与外界接触，松永给她指派的工作是社长秘书，让她不离左右。即使是每天持续电击虐待纯子，但松永还是会常常给绪方誉一家打去电话，汇报纯子的「康复状况」——自然是编造出来的谎言。纯子被松永关押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，绪方家突然收到了一封挂号信。拆开信一看，内容让绪方誉和静香夫妇大吃一惊：这是纯子亲笔写下的，一封要求断绝关系的信件。

信中说，因为纯子自己觉得给家里丢尽了脸面，再也无法面对父母亲戚，也不愿继承家业，所以请父母认可自己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。看到这封信，觉得难以置信的绪方夫妇马上拨通了松永的电话，询问缘由。而松永在电话中的声音，既温和又显得很为难。

「二老您好，那封信是纯子坚持要发给你们的，我劝了她很久就没有办法。我这边也很为难，您看是不是能够直接劝劝她？」说罢，松永就将电话塞给了身边站着的绪方纯子。

听到了久违了的父母的声音，绪方纯子却丝毫没有温情的感觉，她不客气地在电话中说：「断绝关系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们必须同意。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会去福冈那边的妓院里卖身，然后把照片发给你们。」

听到乖巧的女儿说出这种话，绪方誉当即挂掉了电话。「断就断！这种女儿留着有什么用处！」

不用说，纯子的那封信件，是在松永太的威胁下写成的。而在电话中纯子的回答，也都是按照松永太写在纸上的回答，她照

样读出来的。松永太对绪方纯子的完全控制，在这时就算是彻底完成了：她丧失了一切外部可以依靠的对象，连自己的家人都从此断绝了联系。**眼前的这个恶魔般的男人，松永太，就是她能够活下去的唯一依靠 —— 尽管是以一个行尸走肉的身份活下去。**

纯子接下来的命运如何？她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的？点击下方卡片，了解更多真相：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